

青州曹家村忌赌碑

□冯伟山

青州市黄楼街道曹家村有一块忌赌碑，高146厘米、宽65厘米，石质为青州本地青石。此碑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九月。碑文为正楷，取法颜柳，结构严谨，开合有度，稳重大方，自右向左竖排，无标点。

据碑文介绍，曹家村自清光绪十一年(1885年)由潍县迁来益都并立村。当时，村里的父老乡亲垦荒种田，虽然吃不饱，穿不暖，生活拮据，但村里民风纯正，又都勤勤恳恳耕种田地，乡亲们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。因害怕村里的年轻人迷恋上赌博，把刚刚好起来的日子衰败了，于是，全村人一起商议，共同制定了对赌博人的处罚规定：组织赌博的人罚三吊钱，参与赌博的人罚两吊钱，提供赌博场地的人罚一吊钱。如有对此规定不服的，大家一起扭送至官府处理。把这个处罚规定刻在石头上，即使很多年过去，也不会轻易损坏。大家都能看到，时时警醒，但愿能正人心，激励社会风气。

碑文从开始就说明了赌博的害处，迷恋于赌博的人，不仅犯了国法，还坏了良心，结局往往倾家荡产，真是让人害怕。可以想象，当时曹家村附近村子的赌博之风很盛，也时有悲剧发生，触目惊心。

至于碑文中提到的处罚钱数，一吊钱到底是多少呢？这个说法不一。在清代，一吊钱大约是1000枚铜钱。一枚铜钱约值现在的0.2元，一吊钱也就是200元左右。

当时，正是曹家村固本图进的关键时期，村里的老人害怕来之不易的好日子毁在年轻人赌博上，有先见之明，果断立了这块忌赌碑，可谓明智。碑文由潍县秀才、本村村民曹序经撰写。后面有村里人共同推举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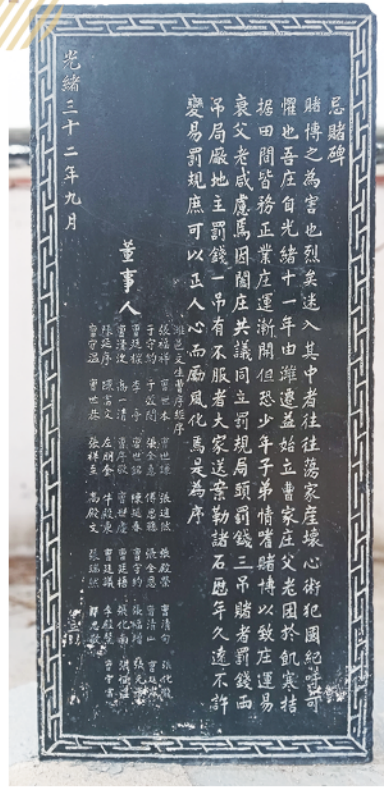
的董事人，也是亲自制定赌博处罚规定的见证人张福祥、于守约、曹廷栋等41人。其中有曹、张、于、陈、李、高、牛、傅、左、郎十姓氏，以曹姓居多。这些人应该是在村里比较有威望的人，估计也是所有姓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，由此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。也不难看出，村里人姓氏虽多，但相处和谐，心往一处想，渴盼美好的生活，对曹家村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希望。

据曹家村的老人一辈辈口传，忌赌碑立起后，村里的老老少少时刻以碑上的规定约束自己，赌博之事从未发生。村人勤于稼禾，工于生计，日子如芝麻开花，自是欢喜不已。村里人丁兴旺，尊老爱幼，关系融洽，村运更是日益昌盛。

这块忌赌碑近年被修葺一新，虽然少了岁月的斑驳和印痕，但它毕竟经历了百余年的时光更迭，如一位睿智的长者，在风雨飘摇中愈显沧桑可亲，弥足珍贵。它是曹家村的“家法”，装在每个人的心中，不言自威，时刻让人警醒，催人奋进。

附：忌赌碑碑文（为便于阅读和理解，笔者加注了标点）

赌博之为害也，烈矣。迷入其中者，往往荡家产、坏心术、犯国纪。吁！可惧也。吾庄自光緒十一年由濰迁益，始立曹家庄。父老困于饥寒，拮据田间，皆务正业，庄运渐开，但恐少年子弟情嗜赌博，以致庄运易衰，父老咸虑焉。因，合庄共议，同立罚规：局头罚钱三吊，赌者罚钱两吊，局厂（场）地主罚钱一吊。有不服者，大家送案。勒诸石，历年久远，不许变易罚规，庶可以正人心，而励风化焉。是为序。



曹家村忌赌碑

被蝉声淋湿的童年

□周衍会

早上，走出楼梯门，听到绿化带里的一棵槐树上响起了蝉鸣，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，凝神静听。这久违的蝉声，如一阵蒙蒙细雨，从岁月的深处飘来，洒落在我的心田。

儿时夏日，蝉鸣说不清是哪一天出现的。有时一场雨后，院子里的梧桐树叶间，突然传来一声蝉鸣，开始有些矜持，似在试探什么，时断时续。不远处，很快有了回应，鸣声稚嫩、脆亮、欢喜，是新生命诞生的宣言……不久，村里村外便到处浮起了响亮蝉鸣，在各种树木的枝叶间流淌起来，汇成一首绿色的交响乐，点燃了夏日的激情。

傍晚或雨后到树林里摸知了猴，是一大乐趣。彼时，农村树多，像榆、槐、柳、梧桐等，都是蝉们喜欢待的树种。到了傍晚，知了猴开始出土，沿着树干往上爬。饭后，不等天黑透，小伙伴们就拿着手电筒，来到村外的小树林中寻找知了猴，找到一只就放到塑料袋里，有些爬的位置很高了，还得攀到上去捉。也有人在树干上缠一圈透明胶带，这样知了猴爬到这个位置就上不去了，但这种方法我没用过。雨后挖知了猴要简单些，因为地面被雨水浸湿，知了猴可能感觉到了这种变化，便会用前爪挖土，想尽快出来，此时只要看到地面上有一个小洞，伸手一抠，大多会发现一只

知了猴，勾住它的前爪一提，就手到擒来了。找来的知了猴没来得及用盐水处理，就用一只碗扣着，第二天一早，翻开碗一看，有些知了猴已蜕去外壳，身体呈黄绿色，褶皱的翅膀紧贴在身上，萌态十足。也有极个别翅膀已变硬的新蝉，乍见到阳光竟然鸣叫起来，声音稚嫩、干净，给人带来一片夏日的清凉。

而孩子们最大的乐趣，则是捕蝉。捕蝉的方法很多，比如用纱网罩、马尾套、火光照，但最多的是用面筋粘。面筋来源有二：一是小麦粒入口嚼碎嚼细，洗去麦糠和杂质，即成。再就是和一小团面，反复在水中揉搓，洗出面筋。面筋用树叶包好，备用。找一根长竹竿，如长度不够的话，可绑上一根细长的扫帚枝，枝头缠上面筋，从蝉的下方粘它的翅。梧桐树上的蝉最好捕，听到蝉鸣，举着杆子过去，从阔大的叶隙中，一眼就可找到，它们有的静伏不动，有的掀臀而鸣，还有的两只背在一起……瞅准方位，杆子上举，屏声静气，慢慢靠近，最后快速对着翅膀一碰，雄蝉“哇哇”叫着就粘住了，不会叫的雌蝉则徒劳地挣扎着。捕来的蝉用针线穿起来，拎在手中，蝉仍在叫着，黑黑的一长串，也串起了一个夏日的快乐……

晚上，在大街上乘凉，暑气渐退，一轮晕黄的月亮升起来。躺在草帘子上，旁边生一堆混杂着艾草的火，大人们手中的葵扇，有节奏地扇动着，偶尔“啪”地扑打一下，该说的话说得差不多了，也有些困了，周边静静的，是乡村夏夜常有的样子。只有月光在无声地流淌，流进小孩子的梦里，梦里有嫦娥、玉兔、吴刚、桂花树……蝉鸣就在此时突兀地响起来，蘸着粉白的月光，清亮亮的，笼罩着宁谧的村庄，混合着身边的唧唧虫吟，是世间最美的天籁……

“新蝉忽发最高枝，不觉立听无限时。”蝉鸣声声，铺天盖地，如一场酣畅淋漓的雨，淋湿了夏天，淋湿了村庄，淋湿了天空大地，也淋湿了纯真的童年时光。



土坯桌

□孙爱勋

土坯桌，顾名思义，是用土坯做成的桌子。

过去农村，农户家里家具很少，很多厨房里连个简易的桌子都没有。虽然那时碗碟不多，但也得找地方搁呀，于是，勤劳聪明的父老乡亲便发明了不用花钱却很实用的土坯桌。

打土坯桌，一般都选在春天。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，在场院里泡一堆土，里面掺些麦糠，赤着脚在泥水里走来走去，号称“踹泥”。泥踹好后，用铁锹铲到一个木制模子里，用抹板抹平，然后，提着模具两边的提绳拉出来，一块土坯大功告成。把模具用水刷一下，再做第二块。用水刷的目的，是起模的时候顺滑。

过几天，土坯干了，赶紧用手推车推到家里，再和一点泥，准备打土坯桌了。在厨房靠北墙的地方，用土坯垒三道土墙，垒到半米高时，铺一层筷子粗细的树枝。这些树枝经过修剪，笔直光滑，两端架在土坯墙上，以后垫上麦秸草，可以放置碗筷。继续上垒，一米多高时，再在上面铺一层树枝，覆一层麦糠，用稀泥抹平，干透了，就是平整光滑的桌面，看上去还挺漂亮。

每年过年，母亲会在土坯桌上铺一层报纸。报纸是刚从集市上买回来的，看起来清新干净，喜气洋洋，方便摆放些客人吃剩的盘碗碟子。

只是房屋老旧，多年不曾翻修，地基多处被老鼠打穿了。有年大雨，浑浊的雨水顺着鼠洞咕嘟咕嘟灌进来，渐渐淹到了脚踝。母亲见状不好，赶紧把土坯桌里的碗筷、盐坛和盛油的四鼻子罐等，一股脑搬到了炕上。不大一会工夫，土坯桌塌了，经过雨水浸泡，成了一堆烂泥。

父亲坐在炕沿上，看着满屋子的雨水和倒塌的土坯桌，默默地吸着烟，喷云吐雾。他在琢磨：“雨过天晴了，再造一张土坯桌，还有，如何堵上这些鼠洞？”